

佛學專門圖書館之規劃與建制

—以阿根廷佛學圖書館為例

The Planning and Forming of Specialized Library of Buddhism for Biblioteca Budhista in Argentina

郭捷立

Kwok, Jie Li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所研究生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張鐘

Chang, Chung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研究生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al Studies

摘要

在學術研究中是需要參考到大量的資料，所以好的藏書對於研究者而言是必要的條件。在目前的佛教傳播中，南美地區還是個邊地，少有佛教融入當地的文化。阿根廷菩提乘基金會（Bodhiyana Fundación）長駐南美弘法，而其中一個弘法策略就是在當地建立佛學圖書館。此圖書館是以阿根廷兩位佛學研究者 Professor Fernando Tola 和 Carmen Dragonetti 的藏書為基礎，進而規劃成符合研究者需求的資源。阿根廷佛學圖書館是以專門圖書館（special library）的方式來經營，設置目的明確，是為了配合當地弘法、經典翻譯和整合研究資源。就經營方向來看，此圖書館會以佛學研究者的方法和需求來進行規劃。在設置的初期，首先要先盤點和了解目前的藏書情況。之後會配合現有的資源和需求來尋求適用的工作流程和資訊系統。由於兩位老教授目前還在使用著自己的藏書，所以在盤點和工作流程有異於一般的作業方式。在圖書資訊系統上，我們目前使用開放軟體

的 KOHA。以目前的探索情況，此系統能符合專門圖書館之需求，並能在未來將其部分功能用作線上圖書館。此文將以阿根廷佛學圖書館為實例，討論規劃佛學圖書館所面對到的問題和因應方案。以使用者經驗為導向的資訊系統是人文資訊的關懷面向之一，所以在結論部分會總結目前的情況並對人文資訊的發展提出建言。

Abstract

In the academic research is the need to refer to a lot of information, so good books for the researchers is necessary conditions. In the current spread of Buddhism, South America is still a side, few Buddhism into the local culture. Bodhiyana Fundación is based on the South American Dharma, and one of the Dharma strategies is to build a Buddhist library locally. The library is based on the collection of two Buddhist researchers, Professor Fernando Tola and Carmen Dragonetti in Argentina, that are then planned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researcher's resources. The Argentine Buddhist library operates in the form of a special library, with a clear purpose to complement the local Dharma, classical transl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resources. In the direction of operation, the library will plan the way and needs of Buddhist researcher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setup, you must first inventory and understand the current collection of books. And then with the existing resources and needs to seek the appropriate workflow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As the two old professors are still using their own books, so in the inventory and workflow is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mode of operation. In the library system, we are currently using open software KOHA. With the current exploration of the situation, the system can meet the needs of specialized libraries, and in the future will be part of its function as an online library. This article will be based on the Argentine Buddhist library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planning of the Buddhist library to face the problems and response programs. The user experience-oriented information system is one of the concerns of humanistic information, so the conclusion will summari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make recommenda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information.

關鍵字：阿根廷佛教、KOHA 圖書館系統、專門圖書館

Keywords: Buddhist library, specialized library, koha library system

壹、前言

在 2012 年底，阿根廷菩提乘基金會的創辦人智翰法師帶著 Fernando Tola 和 Carmen Dragonetti 兩位教授的書目資料檔案到法鼓佛教學院（於 2014 年改制為法鼓文理學院，之後如有提及則堅稱「法鼓」）洽杜正民教授¹，希望能藉助法鼓的數位人文和佛教圖書館的經驗在阿根廷建立南美第一間佛學研究圖書館。智翰法師已與兩位老教授達成了協議，當他們歸老後接管他們的藏書，但並無相關經驗。

杜正民教授商請法鼓的洪振洲教授一同討論。討論的過程中邀請當時在法鼓擔任「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專案」郭捷立加入商議。在法鼓兩位教授的推薦之下，筆者便開始協助智翰法師處理這批藏書，而在處理過程中亦多次請教於法鼓圖書資訊館館員，汲取他們經營佛學圖書館的經驗與技術。此後為了能夠了解藏書的相關情況，筆者在此之後於每年前往阿根廷一、兩次，藉此了解兩位老教授的藏書邏輯與實況。

2015 年時，筆者在謝清俊教授的建議之下，向時任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所長的薛理桂教授請教。薛教授在當時建議筆者以檔案的方式來保留兩位老教授的藏書，原則分別是：

- （一）記錄藏書相關的背景資訊
- （二）確立所有資料的擺放位置，盡量維持原貌
- （三）盡量了解兩位老教授擺放書籍的方式。

在薛教授的指導之下，筆者與智翰法師確認了圖書館未來的方向，圖書館將以支援南美弘法和經典翻譯為方向。

其後於 2016 年，在薛教授和眾多從事佛學圖書館的館員建議之下，筆者在葉健欣的陪同之下拜訪輔仁大學的毛慶禎老師，請教圖書館系統技術和宗教性圖書館的發展經驗。在毛老師的推薦之下，阿根廷佛學圖書館將採 KOHA 為圖書館系統。除了提供經驗和想法，毛慶禎老師也推薦了當時圖書資訊學系的張鐘前來協

¹ 杜正民教授已於 2016 年 11 月 27 日往生。藉此機會表達杜正民老師促成此事因緣的恩情。

助建制圖書館系統與編目相關事宜。在眾多人的協助之下，阿根廷佛學圖書館的發展逐漸清晰。

貳、 收藏價值與情況

Fernando Tola 和 Carmen Dragonetti 兩位教授從事佛學研究超過四十年，由於南美佛學研究資源極度欠缺，他們從研究的初期就需要蒐集各類的佛學研究資料。截至今日，南美的佛學研究資源依然是非常匱乏，其情況是身處臺灣的我們難以理解的。Dragonetti 曾經引述過去他們兩夫妻在日本交流時的經驗：日本學者當時不解他們為何要採買極昂貴的大藏經，認為他們只要到圖書館去借閱即可。殊不知華人世界相當普遍的漢譯藏經，南美洲沒有完整的一套，爾後，在臺灣佛陀教育基金會的捐贈之下才有完整的漢譯大藏經。

兩位教授主要研究方法為解讀佛教文獻，所以他們在這四十餘年的研究過程中，盡可能將中文、藏文和巴利語的藏經收集完整，而個別出版的梵語經典也持續收集中。除了藏經，在學術期刊的部分他們也盡量囊括所有的出版物，唯在近幾年期刊價格高昂，他們才停止採購。至於近代學者的研究書籍蒐集，他們以研究領域相關為主。他們在購買研究資料的態度是非常大方。據智翰法師多次的引述，Dragonetti 教授育有嬰兒時，兩夫妻在購買研究資料和食物的兩個選項中，多以前者為主。

雖然他們把大部分的收入都投注於佛學研究中，但是以二人教職的收入，沒辦法涵蓋所有佛教文獻。在金費、人力資源有限情況下，對於出版社寄來的書單，僅能以 Tola 教授的學術觸覺來決定要購買書籍種類。因此，他們對於購買的書籍都非常珍惜，且會細細閱讀。在他們的藏書中常可以看到他們翻閱過的痕跡。

原為秘魯籍 Tola 教授中學時期是在歐洲受教育，因為二戰的關係而重回南美。他在大學時期專攻的是希臘語與拉丁語，畢業之後在國立聖馬爾科斯大學（Universidad Nacional Mayor de San Marcos）的哲學與語言學高等研究機構（Organización del Instituto Superior de Filología y Lingüística）教授拉丁語等古典語言。在 1964 年至 1969 年間，他前往印度進一步的進修梵語和巴利語。在那段時間，他跟 Carmen Dragonetti 重新相遇並成親。在 1970 年，夫妻倆至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定居直至現今，並擔任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的印度梵語與哲學教授。Tola 教授的經驗與 18、19 世紀的印度學者類似，是先從印歐語系中的拉丁和希臘

語開始，再涉入印度語言的研究。在歐洲語言的基礎上，對梵語和巴利語的文法有更敏銳的語感。Tola 教授能掌握的語言分別有：法語、英語、德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拉丁語、希臘語、梵語、巴利語、混合梵語、古波斯語、北印度語、藏語和中文等。因此，他所發表的著作和翻譯也使用不同的歐洲語言。²有鑑於 Fernando Tola 教授對佛學的貢獻，他在 2011 年被國際佛學會議（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IABS）的委員們推舉為榮譽會員（Honorary Members）。³此為佛學界極高之榮譽，歷年來獲此榮耀的學者盡是一時之選。

兩位教授成親之後，許多著作皆是兩人共同出版。在筆者多次拜訪中，發現兩人經常討論學術上的問題並一同撰寫研究文章。其中，身為妻子的 Carmen Dragonetti 教授亦是在佛學研究界極有成就的學者。Dragonetti 教授在 1963 年就把巴利語的《法句經》翻譯成西班牙語，乃《法句經》第一本的西班牙語譯本。她所掌握的語言與 Fernando Tola 教授相當。有鑑於她在學術界的貢獻，她在 2010 年成為阿根廷國家科技與技術委員會（Consejo Nacional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y Técnicas，CONICET）的高等委員之一，其中之一的職責是審核新進委員的資格。此委員會在阿根廷之地位相當於中央研究院之於台灣。能以佛學研究之成績於天主教為主國家得此殊榮實屬難能可貴之事。

兩位教授的藏書與他們研究歷程非常相關。除了佛教原典和相關研究資料，他們還保留許多早期研究相關資料，如：希臘語、拉丁語、西方哲學等相關資料。目前他們的資料主要是存放在三處：家中、佛經資料（後簡稱 O2）和辦公室（後簡稱 S）。資料所放置的空間是按照他們的研究需求和資料類型而有所區別。他們的住家主要是擺放希臘語、拉丁語、西方哲學、西方文學相關的書籍。除此，他們所收藏的珍貴書籍也會收藏在他們的家中。印度學和佛學研究的相關書籍則是放置在 S 和 O2。這兩處的資料可循他們的使用習慣來觀察。S 是他們進行研究的辦公室，所以工具書與他們目前研究所需的材料都會置於此地。Tola 和 Dragonetti 教授還有進行佛經的翻譯工作和定期講課，此處會有辭典、工具書和印度典籍。位於他們辦公室對面的 O2 則是收藏他們目前較少使用的資料，例如：藏經、各類的期刊、雜誌和學者的二手研究。

² Fernando Tola 教授曾將其經歷告知筆者，並提供履歷電子檔案與筆者。這類資料是由此而整理出來。

³ <http://iabsinfo.net/about-iabs/honorary-members/>，2017/2/25。

兩位教授並無圖書館專業知識，需從他們的需求來了解他們管理資料方式。他們是以能找到書本為原則。在兩位教授的實體圖書館中，可以看到各類的分類，如 Textos、Articulos、Estudios 和 Referencias 等。Textos 是原文的經典，Articulos 是研究文章或書本，Referencias 是參考書籍，有部分沒有建立在圖書館的資料中。其中細分有：Budistas、Sobre La Indra、De Literature India、Budistas、Historia、Filosofia、Ciencia、Budistas y Jainas 和 Vedicos。

最初，兩位教授是利用卡片來管理書本。把相關的書籍版權頁的資訊寫在卡片上，然後放置 S 的櫃子。若有需要的書，會請助理幫忙找。根據幾次訪談，這個資料表大部分是按照 Fernando 的邏輯而建立的，只要有不清楚的地方，Dragonetti 教授和助理會請教 Tola 教授。

其後，在助理之協助下，他們利用 Microsoft Access 建立目錄資料庫，此資料庫目前持續維護和使用。在 Access 的欄位中，共有四種類別，分別是 Kleine Schriften、Libros、Revistas 和 Separatas。

Kleine Schriften 是教授們自定義的體裁，名字來自於德語，重點在於把文章集結，裝訂成冊。教授們或把一個學者重要且相關的文章裝訂成一起，或把紀念文集放在一起。若是自行把文章裝訂成冊的話，裡面的紙質都不同，但都是教授們覺得值得蒐集的文章。若是編入 Kleince Schriften 的紀念論文集，教授們會把重要的文章之書目再放入 Separatas。

Libros 是書本，在研究中的參考資料主要為原典和二手研究。兩位教授的蒐集重點在於原典資料而非二手研究。他們只有在要確認自己的解讀是否有誤，才會參考二手研究。對於原典資料，他們盡量收集整套，之後再按照相關的內容放在各自的書架中（按照 Material 和 subject）。Tola 教授對於 Mahabharata 就收集了 5 套，分別有勘勘本、通用本、精校本（無註解）、Hindi 翻譯本、孟買本。

Revistas 則是雜誌，由於資源非常缺乏，教授們會把一些組織寄來的月刊（學術性質不重）收藏，而相關的書目就會放在 Revistas 內。Separates 是期刊文章（含個別列印本）、論文文章。教授們有蒐集許多的期刊雜誌，但是他們不會把全部的文章輸入期刊中。因此他們鍵入的文章是他們認為重要或有參考價值的，他們不太喜歡處理範圍比較細的文章。筆者最初得到他們的資料目錄是 access 檔案，裡面大概有四萬筆資料。

這些資料目前隸屬於他們成立的佛學研究機構（Fundación Instituto de Estudios Budistas，*FIEB*）。此機構目前的負責人與副負責人就是兩位教授，而智翰法師為第三順位的繼承人，亦即等到他們百年之後，該機構與相關的資料將由智翰法師接管，然後這些資料將搬移到佛學圖書館中搜藏，並正式建立南美第一間佛學圖書館。

參、 工作初期

兩位教授捐贈藏書的情況跟一般有所不同，是在他們往生之後才捐給圖書館。即便已屆高齡，他們的學術研究和翻譯工作仍未停止，而這些書籍尚在使用中，考量到兩位老人家的想法，讓他們相信其珍貴的資料在被接收後會得到妥善的保管和使用，部分的工作需要先行開始。

在兩位老教授從事學術漫長歲月中，他們目睹了不少同事和朋友的藏書在他們過世以後散佚而去。即便有些學者確實把自己的藏書捐給了圖書館和學術單位，他們兩人確曾見過部分的書籍被用作跟其他圖書館交換或在舊書攤中。Fernando 教授曾提過：與其讓窮一生收藏珍貴資料遭遇如此情況，還不如在往生的時候，把所有的藏書付之一炬。可見他們多麼擔心這些珍貴資料的保存情況。

為了接手資料我們需要先對所有資料進行盤點和了解。在比對了 FIEB 的藏書和他們所建立的 Access 檔案，我們發覺到了 Access 資料庫的問題。首先是 Access 檔案缺字的問題，再加上協助鍵入資料的助理並不熟悉兩位老教授研究中所使用的文字，所以很多欄位的值錯誤。再者，在 Access 中所使用的欄位與一般圖書館標準相去甚遠，不利於維護和分享。為此我們參考一般圖書館所使用的欄位，然後將所有的資料重新匯入。在多番思量後，我們從把資料匯入 Excel 檔案，再轉到把資料細目鍵入 KOHA 系統，藉著盤點來釐清資料的全貌。

這個過程經歷許多討論和嘗試，首先遇到的問題是書籍資料的分類號，兩位老教授有自己的分類和主題，若以圖書館一般的做法來進行，會把他們精心的分類結果犧牲。從保存跟他們學思歷程極度相關的分類方式，我們決定以檔案典藏的方式來進行，即是著重於書本的所在位置。

在盤點工作的方向確立之後，我們面對到實務問題，那就是各欄位值的精確度。在輸入書目的初期，筆者希望以第三層著錄方式來進行，後來卻發現兩位教

授早期所購買書籍資訊非常豐富，而格式也相當多元。因此，第三層著錄的方式會有很多難以取得共識並落實之處。為此，我們取了折衷方式，就是盡量鍵入所有資訊，爾後再慢慢修正。在輸入的過程中，我們的館員們慢慢發現國際間圖書館對於佛學研究書目的建置並不齊備。從書目分享的角度而言，我們在建構圖書館的過程中盡量將書目建構清楚，之後再以資訊交換的方式分享至全世界的佛學圖書館。

書目資料只是我們團隊要處理的前置作業，實際進行工作還有很多的問題。首先是要如何在兩位老教授仍使用資料的情況下進入藏書處盤點和照相。兩位老教授在過往阿根廷的軍政府執政時期有過不愉快的經驗，所以他們對於外人的警戒心較高。他們對自己的書籍非常愛惜，不敢輕易讓人使用他們的書籍，以防次序凌亂而再也找不到書籍。因此在要開始著手處理前，筆者需要先與他們建立信任關係。

在 2013 年跟智翰法師初步接觸之後，並大致了解相關狀況之後，筆者便在 2014 年 1 月 24 日前往阿根廷，與兩位教授接觸並了解他們的藏書情況。兩位老教授的學養當然不在話下，他們對於書本的珍惜程度也令人驚嘆。端看他們許多六零年代所買的書籍之保存得當，就可知他們如何小心的使用書籍。

基於相信菩提乘基金會的智翰法師，兩位老人家特別允許筆者能夠持有他們的鑰匙並能隨意翻閱所有的資料。雖然如此，要進入他們的藏書室翻閱所有的資料還是要尊重他們的規矩。他們二位其實是非常友善，也願意跟其他研究者分享他們的研究資源。然而，自從發生了好幾次書籍遺失的事件後（可能是被人拿去或是因為閱覽者不放回原位而找不著），愛護書籍的他們就定下了規矩：除了教授們與秘書，沒有人可以把書帶出所在建築物。若是要借閱他們的書籍，方式是讓相熟的影印店幫他們影印寄送給對方。雖然這樣的費用較為高昂，卻能兼顧幫助別人和保護書籍的兩個層面。

他們兩人為圖書館訂下的規矩是除了他們和他們的私人秘書，沒有人可以動他們的書。即便是他們的學生，也不能任意動架子上的任何書籍。若真的要檢閱架子上的任何藏書，學生們看了之後還是要讓私人秘書協助擺放回去。這是因為他們擔心書本一旦放錯了位置之後就會找不著。因此，他們把鑰匙交給菩提乘基金會的代表並讓相關人員可以任意查閱架子上的任何書籍是個莫大的信任。

雖然有智翰法師居中擔保，但作為實際在藏書處工作的筆者仍須與兩位老人家建立信任感，在智翰法師的允許之下，筆者便參與他們的研究工作。這樣除了能夠建立關係之外，也能了解他們使用資料的情況，在交流中更了解他們的過去。初期了解他們藏書的想法，筆者曾試過正式的訪談和記錄，可惜一直未能成功。然而，在共同研究的過程中，在每次的交談中卻能獲得寶貴的資訊。

在這幾年中，兩位老人家正把試著把梵語的《維摩詰經》翻成西班牙語。他們所採用的本子為大正大學出版的 *Vimalakīrtinirdeśa : A Sanskrit Edition Based upon the Manuscript Newly Found at the Potala Palace* 與 *Vimalakīrtinirdeśa : Transliterated Sanskrit Text Collated with Tibetan and Chinese Translations*。布達拉宮的本子有許多混合梵語，但是由於出土的時間比較晚，許多的詞語無收錄在 Franklin Edgerton 所編輯的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Dictionary*。除了藏文的傳本之外，在漢籍藏經中還有三個中文的傳本——T474《佛說維摩詰經》、T475《維摩詰所說經》與 T476《說無垢稱經》——可供對讀。筆者恰好也是從事佛學研究，而在目前進行的研究正是解讀漢譯佛典。因此，在對讀《維摩詰經》的三個中文譯本剛好能提供些許的想法。

經歷數次的共同研究與交談，對於教授們的搜藏邏輯和精神有所掌握。為了以他們的精神來建構圖書館，筆者需要記下與他們之間談話的重要資訊。另外，考量到他們在管理資料的過程中會倚重他們的助理，在筆者到阿根廷做事之際，也會跟他們的助理交談相關事宜。爾後發現到助理的重要性，在智翰法師的同意下，得以僱傭他們擔任著錄的工作，一起建置佛學圖書館。其實請研究者的助理協助整理研究者資料的做法在國際學者處理 J. W. de Jong 的遺留的資料就已經有先例了。Stanford 大學教授 Paul Harrison 就曾提到最了解 de Jong 資料情況的人應該是他的助理，所以在 de Jong 過世之後他們就委請其助理協助處理這部分。（Bodewitz & Hara, 2004, 65-68）

肆、 資料情況與進行方式

兩位教授在保持資料上花了相當大的心力。其收藏的資料遠遠超過了他們 Access 檔案所記錄的，而很明顯的看出各類的記錄檔案都只是輔助，真正的資料情況是在他們的腦海中。每次跟他們接觸後都會發現過往沒注意到的重要資料。

例如在 2016 年暑期拜訪他們的過程中就發現到他們保留了許多與國際知名學者的通信。

兩位教授跟歐美與日本的眾多學者交好，時常交換文章和通信。這麼多年下來，也累積了不少的資料，而更珍貴的是兩位教授都會在這些資料上寫上他們的意見。跟他們談天的過程中，才知道許多頂尖學者都是他們的好友，如 Étienne Lamotte、Jan Willem de Jong、高崎直道等人。當然，兩位教授到現在還會定期出席國際的佛學研討會。除了能與學者們交流，理解目前的佛學研究概況，兩位教授還會繼續蒐集所需的資料。至於通信的部分他們按照年份蒐集，已放超過 20 個資料夾。唯這些信件是與其他賬單、公文信件一起存放，還需要花時間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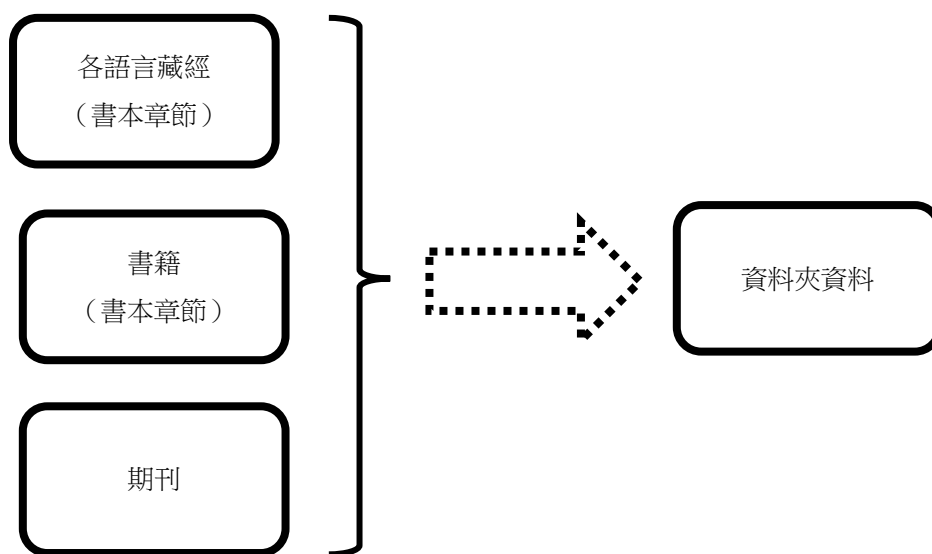
兩位教授所收藏的資料可以分成佛學類和非佛學類的。佛學類的藏書即是屬於 FIEB 的財產，而非佛學類的則是他們私人收藏。在開始之際，他們只是把 FIEB 的藏書捐贈給菩提乘基金會而其後因為合作順利的關係，他們也同意把家中的私人藏書捐出。為了完整保留兩位教授一輩子的研究歷程，能盡可能的把他們的藏書都整理起來是必須的，目前的狀況是先處理佛學類的資料。

佛學類的資料是擺在他們的研究室及左近的房子，所以方便一併處理。在初步把所有的資料翻閱過之後，大致上可以把所有的資料分成四項與雜項。這四項資料分別是：(一) 書籍、(二) 藏經、(三) 期刊和 (四) 資料夾 (含抽印本)。書籍資料所涵蓋的內容非常廣泛，語文更涵蓋了德文、法文、英文、西班牙文 (他們的著作為多)、中文、日文、印度文 (Hindi)、意大利文、葡萄牙文和俄羅斯文 (有俄國出版的資料，但是內容是「藏英辭典」)。即便他們的藏書如此豐富，可是比較起其他的大型的佛教圖書館而言，他們的書籍還不算多。筆者曾就這個部分請教兩位老教授，Dragonetti 教授回答到他們主要是以文獻學的方式來解讀他們有興趣的經論，而其後才去參考別的學者的理解。在他們的研究中則會討論到兩位教授與其他學者對於文獻解讀的異同之處，由此可見，他們收集的書籍的方向。

資料夾的部分主要包含了他們的研究經歷。在研究過程中，他們會做許多的記錄，然而站在保護書的立場，他們會影印需要做筆記的資料，然後在影印資料上做筆記。這類的影印資料主要是收藏在資料夾中。相較於書籍，資料夾為最有典藏價值的資料，因為許多他們手寫的記錄還包含了他們的研究歷程皆在資料夾

中。根據初步的了解，他們會把每個事件（event）當成一個主題，然後放入個別的资料夾中。所謂的事件是他們翻譯的過程、研究某個主題文章的參考資料、出遊記錄、參與研討會的资料。資料夾裡面所含的资料非常多元，除了手稿之外，還有電子郵件的影印本、剪報、網頁資料、明信片、地圖、菜單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年來他們跟眾多學者都有交換抽印本的習慣，而這些抽印本和他們的評語也會收錄在這些資料夾之中。他們交好的學者涵蓋了歐美、印度、台灣和日本。在跟他們談天的過程中，才知道許多頂尖學者都是他們的好友，例如 Étienne Lamotte、Jan Willem de Jong、高崎直道、平川彰等人。當然，兩位教授到現在還會定期出席國際的佛學研討會。除了能與學者們交流，理解目前的佛學研究概況，兩位教授還會繼續蒐集需要的資料。

基於目前了解的基礎，從各資料的性質來說，我們需要建立出編目和盤點的順序。在把書目資料建立在圖書館系統的流程中，我們目前的流程如下圖：



資料夾裡的資料有部分是从書籍、藏經、期刊等常見而來的，所以資料夾中個別資料的建立要放在最後。在建立藏經、書籍和期刊資料的時候，我們除了要盡量的詳細，亦要記錄其所在的位置。這樣才能也把兩位老人家的研究歷程也記錄下來。由上圖可知，左邊的三種資料著錄屬於一般編目，而右邊記錄方式則是需要檔案與典藏的基礎，皆以選擇要記載那種後設資料（metadata）。

讓後人能夠更清楚他們的學習歷程和研究進路，他們的筆記扮演著重要角色。這些筆記主要收藏與資料夾中。教授們的筆記有兩種，分別是（一）研究筆記和（二）學習筆記。主要寫筆記的是 Tola 教授，Carmen 教授則不太做筆記。教授會分清楚，哪一本書是有做筆記。重要的書籍在他的館藏中會有兩本，一本是空的，一本是寫筆記。筆記的語言是西班牙語。教授主要使用鉛筆、原子筆來做筆記（筆跡略見模糊和潦草）。另外，Tola 教授會在閱讀、研究過的部分夾書籤。這裡面應該就是他的研究有用到，或是有參考到，或是有翻成西班牙文。值得一提的是由於資料夾的主體性強，所以位置的重要性相對不高，所以他們的資料夾會藏在不同的地方。由於他們資料太多而空間不足，所以很多的資料夾會藏於高處與廁所中。收藏在 S 的浴室中。裡面有教授在語言、經典的學習筆記。這些筆記並沒有建立在 Biblioteca 中，可是卻有紙本的目錄檔案。

若沒有深度的了解，共同研究的經驗，筆者實在難以發現各類的資料。唯有在圖書館工作過程中，讓他們了解到我們的近況，兩位教授和助理們才能提供進一步的資訊。

伍、 圖書資訊系統的配合

面對著如此多元的資料，我們選擇了使用 KOHA 來建立資料。此為開放式軟體，是由網路上的有志人士共同開發。一般套裝軟體的圖書館系統，其購買與維護成本價格不斐，而 KOHA 系統的費用主要在於系統工程師之薪資，軟體本身是不需任何授權費用(koha, 2016)，現時網路技術之情況，架設伺服器的成本並不高。截至目前為止，阿根廷佛學圖書館所使用的 KOHA 版本為 16.05.03.000。⁴裡面具有許多功能，能夠讓我們更有效管理 Fernando Tola 和 Carmen Dragonetti 的藏書。

KOHA 系統的語言是使用 Unicode，對於 FIEB 的藏書涵蓋 12 種語言，不會有亂碼上的問題。再者從使用者角度而言，KOHA 可以安裝各類語言套件。目前阿根廷佛學圖書館 KOHA 系統的介面已經有四種語言，分別是：英文、中文、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兩位老教授的專長是印度學和印度佛教，所以他們有許多藏書是梵語的羅馬轉寫。在檢索部分，使用者可以僅憑 26 個英文字母就能找到所需要的書籍。對於系統而言，「sastra」、「śāstra」、「śastra」等的結果都一樣。雖然我

⁴ <https://koha-community.org/koha-16-5-3-released/>

們目前的還未處理到藏文的資料，但是相信只要符合 unicode 編碼，在處理上的難度會較小。

在佛學研究領域中有許多出家人。這些出家人可能在出家前就從事佛學研究，而當時作品之作者名稱是他們的俗家名稱，例如 Bhikkhunī Dhammadinnā 在出家前是以 Giuliana Martini 來發表她的學術作品。另外佛學研究中也常用到宗教人士的作品，而法師的頭銜會隨著因緣而變化，例如受具足戒十年以後稱為 Thera（長老），受具足戒二十年後稱為 Mahāthera（大長老）。這些頭銜也可能造成使用者以作者名稱為檢索關鍵時的困難度。我們在輸入資料的時候已注意使用者在的需求，所以會在鍵入書目時也開始為作者建立權威資料庫。這樣不僅有利於檢索，也可以讓剛從事佛學研究的新進可以了解各作者的背景。只要使用者在權威檢索（authority search）以所建制指涉同一個人（Used for/ see from）的任何一個詞，都能找到之。不過以目前本系統的檢索引擎（Zebra）而言，因為正體字和簡體字不能在檢索過程中轉換，所以要分別建制。

在 KOHA 裡面提供會員登入的部分。除了能夠具備一般圖書館系統的功能，如：借書、預約等。不過若是把 KOHA 當成專業圖書館的話，我們可以邀請專業學者來對每本書做評論（review），還有給相關的關鍵字（標籤雲、Tag、rate）。此功能將有利於學者們共同來修訂書目。在這部分的功能上，未來我們希望能夠有類似台大佛學數位圖書館的功能，讓讀者能夠在看到書目資料有誤時，可以即時提供修正。

圖書館的建置本來就是為了便於研究者，所以在容許的範圍之下，部分的資料在未來將會提供下載。在 KOHA 系統可以提供外部鏈接。這些外部鏈接可以提供別人下載檔案。除此，還可以直接在網站中播放影片檔案和錄音檔。因為現在科技的進步，我們可以錄許多學者的聲音檔和上課影片。這些其實也是重要的學術資源，容許各種資料類型的 KOHA 可以在這方面做規劃。

陸、 結語

在建立阿根廷佛學圖書館的過程中，我們需要三方面的人才：圖書與檔案背景、資訊人員和佛學研究者。唯這三方的人士針對藏書情況來進行討論，我們才能建立一個符合資訊交換和有利使用者的圖書館。在某些圖書館或檔案館中，建置資料者是不了解資料的內容，所以只能按圖索驥的輸入資料。然而，從專業圖

書館的角度而言，我們清楚我們要服務的對象，所以需要從使用者的角度出發，以圖檔和資訊的專業來進行輔助。否則，筆者實在擔心我們所建置出來的圖書館很可能變成一個只能用來檢索的圖書館。唯有在了解佛學研究的方法，我們才能有效的整理資料並將之功能發揮到最大。

從人文資訊的角度來看，我們工作團隊的重點在於人文、內容，而非資訊工具的絢麗。KOHA 開放自由圖書資訊軟體正好提供了我們許多擴展的空間，讓我們能夠把使用者的需求開發成圖書館需要的功能。

此圖書館目前依然在啟蒙階段，還需要各界的更多意見，好讓我們能夠精益求精，而不是單獨摸索。

參考書目

Bodewitz, H. W., & Hara, M. (2004). *Gedenkschrift J.W. de Jong /cedited by H.W. Bodewitz and Minoru Har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for Advanced Buddhist Studies.

郭捷立 (2014) 。臺灣佛教在阿根廷— 以南美中觀僧團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為例。臺灣宗教研究(13) ，151–179。

koha(2016).Koha 16.05 Released, May 26, 2016, <https://koha-community.org/koha-16-05-released/> , 檢索日期: 2017 年 2 月 20 日